

吳興掌故集



吳興劉氏

齋

嘉	吳
業	興
堂	劉
刊	氏

吳興掌故集敘

予友徐君伯臣遊於吳興愛其俗朴儉而淳因結廬九霞山居焉頃作掌故集若干卷寄予大都采拾湖誌所遺在正史諸子集可稽證郡邑事者錄存之如漢人載籍功令悉屬之文學掌故云至論水利田賦利病所繇并興除大要輒附己意見言亶亶獨詳予蓋凋然悲傷其志焉徐君少有奇抱固欲起而建功名以顯於世乃其時命鬱塞久之弗克振晚就一縣令亦竟不合棄去今老矣先是徐君尊公歿卜葬吳興今其言曰先子抔土所存吾無日補助湖人獨紀事日取閱之嗟乎徐君不能忘湖人詎能忘斯世哉君子遇時而興於位可

掌集敘

以深長思矣予以爲是集有可裨湖政者迺爲之題其簡端嘉靖庚申歲淞江督學使吳郡范唯一譔

重訂吳興掌故集序

余繙閱之餘嘗取事關吳興者手錄成帙旣得長谷先生所刻掌故集賞其先獲我心會從兄彥先躬爲校讐索余作序蓋余三復斯集至風土記而歎人代遞降如江河日趨於下也吳興風俗往最近古以樸其士人雅稱率素闊達而峭直猶有先民典刑其里閭力本重稽終歲勤動唯斤斤以儉勤著子孫無敢傲康以墮先業自樸一散而習於煩貌潤言甘輒美少骨因是繁縟其節文綢繆其款接命曰周委而俗始趨佻矣迨樸又散

而習於夸鼎食綺衣競相羶倣空齊民之蓋藏以矜追
逐自謂未能免俗而俗始趨汰矣迨樸又散而習於媮
曠業惰農游閒陸博幾市與野爭民徵貴者走死地如
鶩轉嗤昔人無知而俗始趨蕩矣迨樸又散而習於澆
目詡眉語狙巧鬪捷正直爲戇清修爲拙謔浪槩於尊
親機關騁於肉骨而俗流失世敗壞濫觴將何底止蓋
先生松產僑寓吳興每津津此中風土獨收其樸謂勝
松遠甚今相距特數紀此中之樸百不存一似翻與松
相習卽先生又能如之何語云已雕已琢還返於樸善
返樸者常塞其翹然自張之溢情而獨尋穆然渾噩之
初意端在坦夷用在儉嗇本在力農道在敦厚其轉移

掌集序

二

係莅斯土者而其砥風靡士大夫與有責焉余觀先生
命篇首以宦業而卽次以鄉賢噫命之矣萬厯乙卯夏
日澹樸居士茅瑞徵伯符書

燕山李松頓首再拜奉書

長谷先生足下比日讀

公所撰吳興掌故采摭亡佚補綴漏遺整齊故事足備考鏡詳矣備矣至水利一帙尤有功於蘇常松秀數州奚啻吳興而已也蓋今上流天目諸山洪水時發加積陰恆雨連數月不休則疏濬之功全在吳下顧雖嘗置水利一道然止轄浙不及吳則必動多掣肘故今誠有意斯民爲國家計久遠請改敕鹺法察院留上供錢穀數十萬募民及給沿湖若浦田戶食考古宜今務成永利期三年事竟乃得代轉勿爲浮言勢力所撓奪著在令甲以爲常庶幾察史奉朝令以專行臬臣假臺力而

共濟

公意以謂如何竊睹野記載元至正閒張七誠嘗下是州僭改元而以其壻潘元明爲右丞鎮之其後王師攻之弗克至用奇兵由湖大錢港昆山谿入郡城元明被執伏誅如此則前港若谿之關繫湖郡利害不細矣不知可因以設險控扼如古浮梁橫絙之制否或者別有津要可講求而豫待者乎今雀鼠輩所在而是湖尤藪窟出沒無時弗易譏察試與守若令之哲且達者商而廣焉是亦或一道矣簿牒叢委語不成倫唯明公裁而教之幸甚幸甚

吳興掌故集引

余自嘉靖丁亥遊於吳興樂其土風晏然安之也爲作
掌故集自正史至稗子諸書與舊錄所具或至放失及
余膚臆之見凡可備誌家之采拾者咸錄焉吳興在澤
國上游其俗素樸厚絕無技巧淫靡之習自漢以來流
寓及宋南渡諸賢類多居此蓋有自也夫其本俗儉嗇
加以君子之遺風故至於今以尙禮節稱焉顧余以筆
劄之役自效其私而衰遲湔薄實多慙負聊附於野史
之家而已山空日永灌園采藥之暇以其成錄對之几
案千數百年故實一舉目可盡則固山家一種樂事也
因序而藏焉雲閒徐獻忠識

徐印朱
獻忠文

九露白
山人文

吳興掌故集目錄

宦業 一卷

鄉賢 一卷

遊寓 一卷

著述 一卷

金石刻 一卷

藝文 上下二卷

名園 一卷

古蹟 一卷

山墟 一卷

水利 一卷

掌集目錄

風土 一卷

物產 一卷

雜攷 四卷

掌故集目錄

吳興掌故集卷之一

吳興先哲遺書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宦業類

吳興自昔為名郡邑賢者樂遊其地自魏晉以後仕者或志慕閒散往往請乞於此志載不深攷索或僅列名職而政行不及或併其名不載蓋自吳萬彧而下四十有二人焉予所聞見尙有關略仍不能無望於博雅君子云

吳萬彧為烏程令與孫皓相善時國內欲立長君彧遂

掌集一

宦業類

嘉業堂校刊

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立之皓立後以彧為丞相

吳孫河為烏程長邑人吳粲為小吏河深奇之後河為將軍得自選長吏因表粲為曲阿丞

陸璣為吳太子中庶子任烏程令嘗撰毛詩草木鳥獸

蟲魚疏二卷

見崇文總目

館閣書目載璣字元恪吳郡人其書但附詩釋義窘於采拾似非通儒

晉張茂會稽人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攻城殺之先是茂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君

當以大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獸者守也象必以齒焚其身出異苑

茂妻陸氏吳郡人茂既被害陸氏念恨乃傾家資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乃詣闕上書謝茂不克之責詔褒茂夫妻忠烈並加封爵出本傳

晉庾桓爲吳興太守先是孫恩寇陷會稽吳興人王虺與胡桀部驃共殺吳興太守謝邁以郡應恩謝珍高素討斬之并誅恩所署餘姚令郡人沈穆夫四年恩再陷會稽殺謝珍時庾桓繼守吳興恐郡民復從亂殺男女數千人以安之

晉許裴字季顯嘗爲烏程令

掌集一 宦業類

見世說新語方正篇許侍中注

宋王靈鞠烏程人曾任烏程令見第二卷鄉賢類

宋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閒刀筆汎涉書史仕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按正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

宋周嶠汝南人任吳興太守

元嘉中吳興人卜天與爲左細仗主廣威將軍死於元凶劭之難郡人沈慶之佐武陵王駿討劭誅之先是劭加嶠爲冠軍將軍時王誕起兵會稽檄至吳興嶠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王珍孫殺之舉郡應誕

宋郗顯泰始中爲吳興太守時孝子錢延慶爲父報讐

殺人自繫獄願表於朝不加罪

宋王琨爲吳興太守因濮陽吳慶之有志節欲以爲功曹答曰走無人性情直以明府見接以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是畜魚於樹棲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宋沈文秀爲吳興太守

蒼梧王元徽四年蕭道成輔政沈攸之舉兵荊州時沈慶之之子文宿守吳興攸之宗族殺之以報慶之之怨

江秉之字立叔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爲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撰文釋傳於世

掌集一

宦業類

三

齊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守以祐爲郡丞

齊王寂之仕故鄣縣令

寂之字惠立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鄣君章近在閣下卽轉爲主簿後在故鄣專以廉潔御下於時丹徒令沈嶺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眞不可爲也政當在季孟之間

王彧爲吳興刺史

見前王寂之條內

齊袁彖永明中爲吳興太守御史中丞沈深彈去之後

至建武中彖從弟口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蹴白幘車免官禁錮

梁何敬叔爲長城令平居以廉稱忽榜門受餉得米二千斛他物稱是人多譏之有頃悉以貸貧民輸負租斗米尺帛皆不留

此一條已見志

梁褚澧字士洋由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亡卽棄縣還爲太尉屬澧之爲縣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

梁到仲舉字德言到彥之之孫洽之子也仕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帝至仲舉異之乃

掌集一

宦業類

四

深自結帝又嘗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於室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帝賓客

庾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篤志好學仕爲尙書左戶郎陳文帝守吳興以爲郡丞

陳陰鏗仕故鄣縣令

鏗罷故鄣詩見藝文上故鄣只今安吉孝豐地吳王昔采銅於鄣山

周文郁仕吳興太守其子寶安重拜吳興太守

文郁字景德陽羨人以材武事陳武帝盪寇除凶其功居多及破徐嗣徽蕭勃功成授開府儀同三司歸

除吳興太守寶仁字安仁折節讀書馭文郁士卒甚有威惠文帝深器重之及平王琳有功重拜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子名碧嗣

唐余蟾丹陽人任烏程令

見弘農楊夔所撰烏程修建廡宇記

許鏘高陽人爲湖州錄事參軍

見楊夔錄事參軍新廳記

陸龜蒙

張搏俱仕爲吳興郡丞李蔚盧攜景重之志以張搏列在太守或自郡丞遷授也

顧道衍字正平野王之孫開元中舉進士又登文學優

掌集一

宦業類

五

瞻科仕爲湖州司功參軍廉平惠愛獄簡訟息民稱焉後棄官歸吳築室奉母年七十卒

崔孚博陵人天寶末由越州餘姚令改湖州長城令長

城之里又加於前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

善其身與元元年疾沒於宋

見白居易博陵崔府君神道碑

張宣唐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安吉令

前定錄云宣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出謁前夢一女子年二十餘曰妾有十一口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後得安吉令乃知陰騭已定及秩滿將選又夢前女子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然家屬止三口爲累耳及唱官乃得臨安令三口臨字也其前定如此

楊華任烏程令僧皎然有酬烏程楊明府華雨後小亭

對月見呈詩

夜涼喜無訟霽色搖閒情暑退不因雨陶家風自清
凝絃停片景發詠淨秋聲何事禪中隱詩題忽記名
李洪仕為湖州長史皎然有奉酬李中丞洪西亭即事
見寄兼呈吳馮處士時中丞量移湖州長史一首云
愛君谿上住遲月開前扁山火照書卷野風吹酒瓶
為誰留此物意在眼中青樵子逗煙墅漁翁宿沙汀
主人非楚客莫漫譏獨醒宿昔邢城功道高心已冥
貪將到處士放醉烏豕亭

李萼任湖州防禦副使

掌集一 宦業類

大曆七年顏魯公刺湖州辟富陽丞李萼為湖州防
禦副使

權器任湖州判官

先任校書郎

楊昱任湖州判官

先任大理司直

二人俱為顏魯公所辟公之刺湖以墾草闢田之務
委之李萼其閱簿檢吏接詞政之務委之器昱等而
境內晏然

宋蔣靜釋褐調長興尉獲盜數十人悉貸遣之曰吾不

利汝以希賞汝亦無得為盜盜感泣後皆為良民

左文質景德七年攝湖州長史嘗著吳興統記十卷

王堯臣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

元曾遇字心傳華亭人宋丞相魯公公亮之裔博學敏
文詞尤攻書學元時以薦授湖州路安吉縣丞致仕
與王昭大詹潤徐順孫齊稱爲雲閒四俊

元趙廷芝華亭人第進士調歸安縣丞元世南人登進
士自廷芝始

趙與詹蘭谿人宋湖州府通判其弟與豈侍在湖遂繼
希永後任浙西安撫使生子孟頫字子昂

已上四十有一人新舊志俱不曾錄其名職其
名雖具而政行不詳者附錄於後

晉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爲吳興太守時至姑熟辭桓
公因問桓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桓言年大

掌集一 宦業類

七

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祖言曰素
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桓閒日白云外
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桓欣然納
之時王坦之桓彝在坐見所進惟酒一斗鹿肉一柸
皆愕然祖言徐曰明公云飲三升納可二升今有一
斗以備杯酌餘瀝桓公諸人並歎其率素敕中廚更
設精饌極歡而罷

納守吳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
無所備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旣至納所設惟茶果而
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二云汝
旣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我素業

懷帝永嘉四年義興人錢璿反周玘討平之玘乃魴之孫處之子也三定江南瑯琊王睿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鄉立義興郡以旌之割陽羨及長城之西鄉屬之

愍帝建興元年周玘卒子總使吳興功曹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琇尋討平之左丞相睿以玘弟札爲吳興太守

周札守吳興時惠帝第四女臨海公主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亂掠賣長城民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太守周札以聞於是殺温及女以適譙國曹統

掌集一 宦業類

八

晉成帝咸和二年蘇峻據溧陽反詔以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郡諸軍事峻陷建康潭舉郡兵同吳興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眾等討峻潭母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爾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乃盡發家僮以助戰買所服環帶以給軍資賊平朝廷知其憂國忠誠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安帝隆安元年司徒左長史王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入吳興義興募兵以討王國寶赴者萬計國寶死廞謀以其眾討王恭兵敗廞走死收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爲庶人

晉謝邁爲吳興太守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

人胡桀郃驃等破東遷縣邁姪方明勸邁避之不從
賊至遇害

王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
書已有意爲子敬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著新白絹裙
晝寢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皆盡欣覺遂寶之後以
上朝廷

宋元嘉中謝述爲吳興太守時帝弟司徒義康坐事歎
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
宜其及也

宋泰始二年吳興太守王曇生舉兵應潯陽臺遣吳喜
討之卽克義興時都水使者孔瓘屯吳興南亭曇生

掌集一 宦業類

九

見瓘計事瓘大懼墮狀曰臺官所構惟我而已不亟
去將爲所獲卽與曇生奔會稽東軍遂敗

宋褚淵字彥回尙宋文帝女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
徽二年以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

史誌止稱褚彥

回而不著其名爲唐高祖諱也

王仲實作彥回碑有云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
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
息

謝朓字敬沖孝武初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置數斛酒
寄其弟吏部尙書瀾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朓尋棄
官去

南史載肫爲吳興時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豈以時事不可爲故自汙以免耶王僧虔爲吳興時以工書見稱人以羲之前爲吳興而僧虔足繼其後然當時孝武欲擅書名虔不敢自顯於大明閒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齊武帝永明六年吳興饑西陵戍主杜元懿乞領攝西陵牛埭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歲可增稅額四百萬會稽行事顧憲以爲吳興之民連歲失稔封土從豐良田饑棘元懿幸災邀利事不可行乃止

齊謝覽與王茂遠約官至侍中不復更謀仕進後覽自吏部尙書出爲吳興平生不畏強禦由處俗情薄也

茂遠爲侍中後亦澹然自守

謝覽出爲吳興時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守皆折節事之覽將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瀾及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名守覽皆過之昔在新安頗聚歛至是遂稱廉潔時方之王述云

齊王秀之字伯奮祖父敬弘性貞正不與權貴往來及致仕卽隱居吳興之舍亭山秀之爲諸王長史時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已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守吳興郡隱業所在心

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按敬弘本傳舍亭山屬餘杭是時屬吳興

統內卽今德清之市亭山也

齊張稷字公香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逕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

齊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以都官尙書遷吳興太守郡多標剝有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常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去境內以清敬則少時屠販於湖至是入烏程市見

掌集一

臣業類

十二

屠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作也乃召故人飲酒說平生殊不自屑

梁王騫字思寂梁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思寂有別墅在寺側良田八十餘頃是王丞相賜田高祖遣主書宣旨就思寂求市以賜寺思寂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高祖怒付市評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出爲吳興太守

張纘字伯纘范陽方城人梁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後徵爲吏部尙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學問該博進止以禮居官恆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有梓材巾箱經數十年經貴

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

袁昂爲吳興太守梁武初起獨拒境不受命梁使駕部郎江革遺書曰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從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阻眾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浪微施尙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

所以躊躕未遑薦璧昂門時事於武至今北地傳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王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後建康平定梁使豫州刺史李元禮巡撫東土敕元禮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臨辱元禮至吳興宣旨昂亦不請降但開門撤備而已後徵昂至都使與豫州刺史馬仙琕同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

張曠字四山由太府卿爲吳興太守侯景圍建業遣弟伊率兵赴援城陷景遣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

說嵯峨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嵯峨軍敗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將捨之嵯曰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嵯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向爾處求恩於是皆死

梁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辨之婿也僧辨改吳興爲震州以龕爲刺史龕恃僧辨之勢素以法繩陳霸先之宗族及霸先殺僧辨使兄子禧還長城立柵以備龕龕遣兵攻禧不克已而吳郡義興相繼降霸先陳禧周文育合兵攻龕於吳興龕將杜泰與禧通勸龕出降龕妻王氏曰仇隙如此何以降爲因出私財募士擊

禧等大破之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杜泰開門納陳兵龕尙未醒禧使人負至項王廟前斬之

唐咸通末湖州牧趙濛李超相次俱狀元及第而鄭渾之爲蘇州錄事談銖爲齋院官鍾輻爲院巡俱廣文二郡土地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崔元亮與元微之白樂天皆貞元初同年生也元亮名最後白詠云人閒不會雲閒事應笑蓬萊最後仙後白刺杭州元刺越而崔刺湖州白以詩戲之云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天吳興最小君應屈爲是蓬萊最後仙

獨孤問俗爲湖州刺史時寇亂攻陷州縣使將軍辛敬

順於金鵝山築城以守亂平兵曹參軍慶澄兼武康德清二縣令復築武康城於餘英谿北上元四年問俗重濬郡城之濠

李師悅之守吳興也廣明中黃巢倡亂犯闕翠華有西南之幸梁鄭周秦之甲閣手無敵甲辰年師悅以彭門之師擒巢於萊蕪傳首成都明年春帝始還宮悅遂以工部尙書守吳興後帝念其功詔加防禦使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以節鎮行事於是召烏程令余蟾於閒散拔錄事參軍許鏞於曹掾後薨於郡治湖州刺史高彥

唐昭宗時李師悅子李彥徽奔淮南錢鏐取湖州天

掌集一

宦業類

十四

復二年杭州將徐綰許再思作亂湖州刺史高彥遣子渭將兵入援死於靈隱綰後奔田頔楊行密破頔獲綰檻車送之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

昭宣帝天祐三年高彥卒子灋代爲湖州刺史灋性凶忍嘗與州吏謀曰吾欲盡殺百姓何如吏曰如此租賦何從出當擇可殺者殺之耳時灋糾民爲兵有言其怨咨者灋悉集民兵於開元寺前給云犒享入則殺之死者逾半在外者覺之縱火作亂乃閉門大索凡殺三千人吳越王欲誅之灋以州畔附於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鏐命指揮使錢鏐討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門拒灋灋奔淮南三月吳越王巡湖

州以鏢爲刺史留行思爲巡檢使與師友俱歸錢塘
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爲刺史何以處我
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乃給之曰何不自詣
王所論之行思詣錢塘數日瓌遣其家亦至行思恨
瓌賣已會鏐白衣錦歸將謁行思取鍛錐擊瓌殺之
因詣鏐所與師友論功奪槩欲刺思友鏐斬行思以
師友爲婺州刺史

宋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爲
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許見至國門又中飛
語謫知筠州是時艤舟國東普照寺陳表自辯神宗
大悅以公知湖州乃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

員外郎與公婿何洵直邦美同曹聞公得湖以詩賀
曰清風樓下雨谿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
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蓋公初第卽倅湖州距是三
十年矣

蘇子瞻守湖州謝表云魚鳥之性旣自得於江湖吳越
之人亦安臣之教令又云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
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表進言者以爲
謗在任甫三月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赴獄一子稍
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穉至宿州御史符
下取書於家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
怖死婦女恚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

悉取焚之

蘇子瞻知湖州建陽陳師錫掌書記軾下御史獄師錫篤朋友之義安輯其家後子瞻入西掖薦以自代明著其事仕至殿中侍御史

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公適當安定先生教授乃大興學校費錢數萬未訖工而公去羣小拂然謗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籍胡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公之謀有不臧何不早告乃陰拱以觀其去而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爲公書籍

余端禮字處恭孝宗時知烏程決事風生庭寂如水台

掌集一

宦業類

六

湖嚴三州有口算錢曰丁絹臨安之民口算錢曰身丁民不能堪公請與復三年

錢顛字安道無錫人熙寧閒由烏程令召爲御史裏行王安石初行新法上疏論安石歷官以來莫不曰尊尙堯舜遂致公輔今乃首以財利之說言行乖戾剛狠自任曾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反有畏避安石之心更相稱譽以固榮寵安石大怒貶監衢州鹽稅覬行謂御史孫昌齡曰君奴事安石以得御史亦當少念報國君爲美官自以爲得策卽我視君犬彘不若也時人號爲鐵肝御史卽是而觀烏程之政可測矣

陳之茂紹興閒守湖州因民間丁絹太重因請折絹以
五千錢爲一匹仍止歲額爲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
可其奏自是湖州以五丁科絹一匹嗣後余端禮仍
乞七丁始科絹一匹

薛季宣字士龍乾道八年知湖州時張南軒與書云論
及學校之事此爲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
始當時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
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
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
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
導涵養使漸知趨向則善也

又一書云吳興下車寢久學道愛人之志亦可少施
否某每念時事若此良由士大夫鮮克務學之故蓋
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譬諸射者在此
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矣自惟不敏惕
然夙夜不敢遑暇思得良友相切磨以庶幾乎萬一
其願見之心誠非可以言喻也

楊長孺伯子嘉定閒守湖州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
赫然冠蓋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尙書戴
少望並列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提舉將行辭先聖
禮畢坐講堂命取所祠像題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
國心三年風雨■兩鬢雪霜深更莫留行迹何曾廢

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而行當時士子
有戲和其詩者末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伯子乃誠齋長子故名長孺守吳興時母夫人羅氏
於郡齋種苧躬緝爲衣時年八十餘矣楊公分月俸
以奉之夫人忽小疾後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今宜
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

元虞志道字彥高無錫人以茂異起爲校官其學務在
明體適用文章必本于理教授湖學受知于趙承旨
踐履篤實後學師尊之所著有雲陽集

見毘陵
人物志

宋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
良貴作記內用浩浩字希觀因時相史彌遠父諱浩
欲改之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
祖皇帝所望於金支玉葉也聞者壯之

